宋元學案卅

草廬　靜明寶峯

D仁13
486
30

東京大學藏書

河23338

草廬學案表

吳澄——孫當

程徽庵鼎　程復心　程月巖門人

元明善

虞集——陳旅　附師傅古直

王守誠

蘇天爵　別見講修學案

劉霖

李攸　見上草廬門人

陳伯柔　見上草廬門人

熊本　見上草廬門人

支那所有物

門 B 13

貢師泰——鄭桓　別見師山學案

烏本艮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眾仲講友

鮑恂

藍光

夏友蘭

袁明善

黃極——子寶

李本

祖榮

父伯源

從父季淵

李棟

朱夏

黎仲基

王彰

王梁

楊準

李心原

皮潛

解觀

黃盅

潘音

趙宏毅　子恭
王祁
李擴
陳伯柔
黃尋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包希魯
熊本
父紹
丁儼
許晉孫

饒敬仲
鄭眞　別見深寧學案
杜本
道園講友
——張理
王科
子梁　見上草廬門人
虞沒
並草廬講友
子集　見上草廬門人
宇朮魯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貢奎
父士瞻
子師泰　見上草廬門人
黃澤
趙汸　倪尚誼

附李愧之

武恪

並草廬同調

宋元學案卷九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修定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草廬學案

祖望謹案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黃氏之舊今併入

九江學派

程蘷門人雙峯再傳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越五載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先生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先生所著書于國子監左丞董士選薦授應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學副提舉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陞司業爲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蔽必偏于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先生一日謝去未幾以集賢直學士召不果行英宗卽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泰定元年爲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先生嘗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涿泗晉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其自任如此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數間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百家謹案幼清從學于程若庸爲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草廬精語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卽當用功以知

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係護持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于愛其父母愛其兄弟于此擴充則爲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爲之事而爲之是謂戕賊其義于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爲是某事之爲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智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即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皆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曾到人所記錄逐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眞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眞無所汙壞

此堯舜之性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有大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汙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

之如湯武反之也反之謂反之于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反之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汙壞于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工夫惟敬之一字爲要法

學者工夫則當先于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于一主于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于動處不能養其性則于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得于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內而無事于外也今立眞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于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識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

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

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于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體用之體善應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體用動靜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

動靜有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爲太極之用耳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爲太極之體耳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百家謹案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爲本故其序陸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當反之于身不待外求也先

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已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草廬爲陸氏之學云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閒未始相離也

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于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百家謹案理在氣中一語亦須善看一氣流行往來過復有條不紊從其流行之體謂之氣從其有條不紊謂之理非別有一理在氣中也

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

聖人與天爲一

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于敬則心常虛虛則物不入也主于敬則心常實實則我不出也

百家謹案虛實之言本于程子

我之所以爲身豈五藏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我之所以爲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

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謂庸蓋如此

或問立之義曰定腳之謂立動腳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腳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于禮之立並同竪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于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敬者心之一

主于天理則堅徇于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富貴貧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

百家謹案所謂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天理是也非特堅而已

夫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子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于後不若安所安于今

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
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
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
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與
凡人皆當志于聖遜第一等而爲第二等比于自暴自棄
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諒然後無愧于古人務實之學
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
聖統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
聖不傳之祕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
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眞得孔聖
傳心之印

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于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己能斃然不
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倀倀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
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儻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
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如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
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
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悲欲十者之情而歸之于禮義仁智四
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
敬則心存心存而一動一靜皆出于正仁義禮智之得于天者
庶其得于心而不失矣乎
昔趙清獻公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所爲皆可
語人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爲是

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爲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爲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

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乎人欲之妄爲不誠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

窮物理者多不切于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者矣

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于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于吾事然是則楊朱爲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時不同爲其時之所可爲者而已位不同爲其位之所當爲者

而已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于心而不務周于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于空虛聖賢教人使其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

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于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于儔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于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于儔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于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夫道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竢

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而爲覺否則雖當覺時猶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愼獨苟能是始可爲眞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算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于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于論語之所記而得于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

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卽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移入濂溪學案其一移入伊川學案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

讀書當知書之所以爲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

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答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于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于啓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于此見孝行之難也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深淺難易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爲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爲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靜字則難非用功聖賢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靜而后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即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入濂溪學案太極圖說後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後迎精而反于家方其迎精而反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

諸經序說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羲皇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沒于方技家雖其說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爲羲皇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日周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

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辭象辭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爲精善雖于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凡十三卷今存 以上易序錄

謝山讀草廬易纂言曰草廬著易纂言累脫稾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爲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于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磐桓爲盤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羞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

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又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曰草廬于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考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考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于易自云累脫稾而始就而猶有未盡于是有外翼之作又考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則是書之卷第也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徵君于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耶抑展轉出于諸家之所援據耶草廬之易愚所不喜至于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拗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爲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其之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于今以一一爲之辯正也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

士雲林作

雲濠謹案草廬易纂言外翼謝山以不見完書爲惜朱竹垞檢討經義考云見崑山葉氏而亦未詳篇目惟四庫書目經部易類載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樂大典本

尚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從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鼂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開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尚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

霸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幷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晩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

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于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以別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凡四卷今存以上書序錄

謝山讀草廬書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宮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尙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採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于燕饗朝會享祀焉用

之因是樂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于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人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讀者必索詩于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于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開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更至若變風强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詩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詩序錄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經則公穀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尙望其能有得于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缺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于奪未能悉當閒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閎不繫乎大義者趙氏于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三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春秋序錄

謝山讀草廬春秋纂言曰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尙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于胡傳而仍失之者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
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
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
于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
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
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敍正晚年欲
成其書于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稾將俟喪祭禮
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缺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
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象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
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
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
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
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
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于文義多所梗礙厘千百年而
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爲
經二篇傳十篇朱子于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置經
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
于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
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朱子補其遺缺
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稾之後必將
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稾本而已若執稾本爲定則經之章也
而以後記補傳分隸于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

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于其閒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于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將百年以予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經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閒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于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蓋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未流不至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閒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

鄭所引逸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經之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于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于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鈔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于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
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
子河閒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
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畧以
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
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
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
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詆訾毀之言則
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
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
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于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
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
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註總
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
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
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
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
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
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
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
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

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雖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鳴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謝山讀草廬禮記纂言曰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戴氏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

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爲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

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渣滓爾然尚或閒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尙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以上三禮序錄

漢藝文志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

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于梁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得
孔傳河閒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閒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
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
四年祕書學生王逸于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
示河閒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
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
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
顏芝之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
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
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以應二十二之
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閒

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
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眞
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曾
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于漢初謂悉會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
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
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
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
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閒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
勢會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氏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
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
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

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孝經序述

草廬講友

太學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純樂安人宋末貢補國學草廬嘗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蜀人邵庵之父也嘗爲黃岡尉宋亡自海上還隱于臨川之崇仁禮義忠信鄉里信之與吳伯清爲友伯清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于諸生中識魯參政子翬歐陽

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國史院編修致仕參趙東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後贈四川參政滄江先生剛簡之後也滄江二子伯禮部尚書翌仲兵部侍郎普兵部三子仲從龍子三人伯卽先生尚書無子以先生繼宗事殆以從孫而繼從祖者道園行狀稱滄江爲曾祖實則滄江乃先生之曾祖也

雲濠謹案趙東山爲雍公行狀以先生爲尚書之孫歐陽圭齋爲雍公神道碑則云尚書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爲後是爲井齋先生是卽先生也

草廬同調

文靖貢雲林先生奎父士瞻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梓材案萬姓統譜作士濬今據馬石田集正之力學砥節宋亡遂不仕嘗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資穎敏容儀端重十歲便能屬文長益博綜經史仕元

爲齊山書院山長歷授江西儒學提舉敷明性理之學諸生皆竦聽不懈遷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參姓譜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　附李滄之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先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畧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初先生屢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愚古

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竅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誦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氷釋各就條理近代覃思之學推爲第一吳草廬嘗觀其書以

爲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漑之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漑之歎息去或問先生自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耶初先生在家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歡然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耳月廩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動其

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從黃氏補本錄入）

九江經說

易起于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忘象辭）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況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

緝于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
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象畧
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
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
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
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于異而
自異雜同論○以上易說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
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元年春王正月辯
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
褒貶疑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
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迄無定論
故一切斷以虛辭筆削本旨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
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
亦未爲知聖人也以上春秋說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
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卽卦爻類物取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
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
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
義隱微遂爲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
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于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易象春秋說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之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地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爲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周禮說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卽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

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蹙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圓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圓丘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于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于經誤分爲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以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礿又以爲禘小于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幷方圓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爲古今不決之疑矣 辯王肅說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爲聖人之生異于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 辯感生帝

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帀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辯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帀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帀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帀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元遠大神大帀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于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專意立說如此 辯胡仁仲說

趙東山曰先生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

北郊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林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而皆出是總祀地而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邱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而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

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于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于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

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辯趙伯循說）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歿而王與伯禽躬爲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魯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爲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于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于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于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于周公廟祭文主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臨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于

王室也 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 ○以上藝記說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于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紀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于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于二南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玉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于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絶矣以時考之國風止于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 詩說

梓材謹案楚望及東山黃氏補本別爲九江學案而謝山序錄無之以楚望爲草廬最所推重併入于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草廬爲江西儒

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
先生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先生諫曰太子此行于國爲君命
于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
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
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
西縣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先生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何以
仕爲至正開朝廷重選守令浙帥泰不華舉爲平陽沁水縣尹
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先生遂陽爲痼瘂不與人接生平
好讀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曰以敬爲本所
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祭諸儒學案今以草廬薦入國學附入是卷

廉訪吳先生當

吳當字伯尚草廬之孫也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草廬既歿四方從遊者悉就先生卒業以薦由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先生世居江右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特授江西廉訪使克復建撫兩郡時參政朵歹方駐兵于此忌先生屢捷功在己上因搆爲飛語謂先生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先生平賊功狀自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朵歹方公牘先至故朝廷責先生左遷及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參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先生戴黃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先生以死

自誓拘留江州一年終不屈歸隱廬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藁

草廬門人

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清河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時虞集以治經名世先生言集所治者惟朱子所定者殊爲未廣官至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至治二年卒于位贈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初先生爲江西省掾吳草廬講于郡學先生聞以易書詩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人僑寓崇仁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先生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其學術源委則自父汲與草廬爲友先生以契家子從之遊故得其傳云

道園文集

許文正公遺書于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蹤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上負國家下負天下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

送李擴序

卷方外臺八卷又案先生亦號邵庵袁清容爲作邵庵記見清容居士集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文靖公奎之子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擢應奉翰林文字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治行爲諸郡第一復入翰林累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改除戶部尚書分部閩中召爲祕書卿行至浙之海寧得疾而卒先生性倜儻狀貌偉然旣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卽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玩齋萬姓統譜載其官浙江參知政事移家烏程四庫書目著錄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提要稱其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家學又從草廬受業與虞揭諸公遊故文章亦具有源本云

學士鮑西溪先生恂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嘗受易于草廬洪武初以明經召除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固辭歸里學者稱爲西溪先生

都事藍先生光

藍光字仲晦江西人受業于草廬之門初爲安南路主事江西陷先生入閩轉行省照磨尋陞檢校改都事時八郡騷擾陳參政方事興役先生一言不合遂拂衣而去全閩內附先生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年而卒善詩文考古制度尤加精密

州同夏先生友蘭

夏友蘭字幼安樂安人事母以孝謹聞從草廬先生學大德中建鰲溪書院捐田五百畝以贍學者行省薦于朝三覲仁宗于

潛邸賜書院額授會昌州同知辭

袁樓山先生明善

袁明善字誠夫臨川人師事吳文正公晚年教授于邵庵之門自號樓山所著有征賦定考援引經傳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備經世之書也邵庵爲之序又有文集藏于家

徵君黃西齋先生極附子寶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元統中南臺薦其窮極義理之學恪守貧素之風廉介不阿不求聞達徵之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寶字仲瑤淹洽經史與何淑張潔王翊稱樂安四傑明初樂閒遣使徵之亦不起

李先生本祖榮父伯源從父季淵

李先生棟合傳

李本字伯宗臨川人從學于草廬祖榮至元初爲行軍令史宜黃南坑盜起調兵捕治議盡地以兵殲之榮抗議不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眾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計皆出此聞榮言變色主兵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以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服中曰今當何如榮曰盜烏合不能持久若良民豈不知逃死按兵勿動以誠意諭之盜可擒矣主兵者從之獲盜首四人餘散去鄉民遂安孫澹軒表其墓父伯源爲寧都學正草廬歿就學者皆依李氏先生與從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虞邵庵皆爲之記棟父季淵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徵君朱先生夏

朱夏字元會雲濠案謝山底本劉記云字好謙見姓譜金溪人早遊草廬先生門杜門究心經史草廬稱其爲文不及于古不止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某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至正中鄉寇起竟罹其禍所著有鳴陽集

教授黎先生仲基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三世治喪不用僧道先生性端重嘗謁草廬于郡學草廬喜曰期年所接無如君者郡以明經博學薦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爲太平路儒學教授辭黃盜起常以奇策佐伯顏取勝江上歸築室瓜園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瓜園集十卷語錄八卷

國博王先生彰

王彰字伯遠雲濠案江西林志作黃伯遠金溪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英嘗作六賢訟謂葛元喆劉傑朱夏陳介黃晉及先生也

王西齋先生梁

王梁樂安人子純子師事草廬嘗築汪陂溉田千頃邑長燮理溥化郡守楊友直皆加禮敬有西齋稾藏于家

楊玉華先生準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潔嘗從學于吳文正公文章高古甚爲虞集揭傒斯所推許危素尤敬服之號玉華居士

李先生心原

李心原吉水人師事草廬通五經確守朱子之學九善推演其說

通判皮先生湣

皮湣字昭德清江人嘗從草廬先生遊得其領要以父南雄總管蔭補邵陽丞廉潔有惠政秩滿歸家三召始起爲平江路通判流通泉貨公私便之

鄉舉解先生觀

解觀吉水人天埶鄉舉預修宋史有四書大義行于世

梓材謹案春雨堂集載先生初名子尚字觀我入試名觀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稱其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歷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又稱其作萬分歷推步如神又作儒家博要周易義疑通釋又案先生深于易經義考述草廬易纂言有觀生跋言其著是書幾四十年壬戌秋書成明年春觀生請錢諸梓又言寫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畢寫觀生恐亦先生之名也

教諭黃先生盍

黃盍字子中萬載人受學臨川吳草廬草廬奇其篤志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于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嘗題其讀書堂曰大本有虞道園記

隱君潘待清先生音

潘音字聲甫新昌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卽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嘆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

編修趙先生宏毅附子恭

趙宏毅字仁卿晉州人好學嘗從吳草廬遊爲國史編修官元運已終明兵入城先生嘆曰我今但有一死以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句亦與妻訣曰吾父母已死尚敢愛生乎遂公服向闕拜而縊死

王先生祁

王祁藁城人早受學于臨川吳草廬先生既有得仍東歸教授鄉里士多賴以成就

李先生擴

李擴歸德人受業于草廬又從道園爲文補

陳先生伯柔

陳伯柔崇仁人吳文正公虞文靖公之講學也先生以里中子受業其門爲經則推本于文正修辭則取法于文靖其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于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于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于先生者甚至也參王忠文集

編修黃先生晉

黃晉字殷士金溪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于詩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先生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詩文傳于世參史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文忠包先生希魯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從學草廬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雲濠案先生著有點四書凡例及卒門人私謚之曰文忠補

熊萬初先生本父紹父紹

熊本字萬卿一字萬初臨川人父紹進士先生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爲師友年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孫濬軒轍熊天儔朋來龍麟洲仁夫揭文安傒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爲忘年交吳文正公倡道于崇仁山中先生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文正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先生爲之喜而不寐聞論古文尚書聱聱

數千言援據精切文正器之宋季劉須溪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先生獨疑其怪僻因究極原委質于虞文靖公文靖亦器之先生自此以講學擩文爲務至正癸巳卒年六十六著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即記吳門問難所得者仁壽則手錄文靖之文也參宋文憲集

酒務丁先生儼

丁儼字主敬新建人遊吳草廬之門草廬禮之爲製主敬字說范梈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湯藥不解帶者兩月及喪哀毀幾絕手編金閨彝訓八卷及著小溪集四卷寓興十卷授龍興酒務大使值兵變未任卒于家參南

州判許先生晉孫

許晉孫字伯昭建昌人也延祐二年進士釋褐後從草廬遊每以及門晚爲憾累官茶陵州判官有善政詳見黃晉卿所爲墓銘將卒之前一月夢爲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未幾而病補

饒先生敬仲

饒敬仲草廬弟子補

梓材謹案草廬爲周氏墓誌云饒宗魯臨川士之好修者又言其子約從予在京師聞喪乃歸蓋卽先生而敬仲其字也

教授鄭先生眞別見深寧學案

道園講友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卽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先生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九篤于義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歷度數靡不通究九工于篆隸所著有詩經表義六書通編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參史傳

雲濠謹案虞道園爲先生作思學齋記云予始識杜伯原甫于京師也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遊沛乎其應之無窮也又云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于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書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蓄矣子爲我記之是先生爲道園講友亦可見其嘗事邵子之學矣又案先生其先自京兆徙天台

王氏家學

王西齋先生梁 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家學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門人

文靖李冲鲁先生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氏家學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見上草廬門人

資中門人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常受業于九江黃楚望先生究心春秋楚望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楚望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于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先

生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耳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主之矣嘗以質于楚望楚望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善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爲易置其說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雲濠案過氏庭訓分省人物考言先生受學于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晚年屏迹

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爲東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傳屬辭各十五卷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其門人倪尙誼續成春秋集傳從黃氏補本錄入

春秋集傳自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孔孟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

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霸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霸寖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于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常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于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元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義公穀所謂常事不書乃筆削之一義不可通于全經陳氏于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每斷以常事不書之法且或以爲夫子所

削其不合于聖經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乎制作之原也
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
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
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
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
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
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
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躐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
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薨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
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
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

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
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
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
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
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
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
書大體曰天道曰王命曰民力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
曰世子生曰公夫人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
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
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躐制曰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
之使凡此類之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

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以明重非關于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

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與中國無霸而荆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于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夏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卻攘爲功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甚至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于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以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恆辭

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畧以月爲畧則以不月爲詳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辭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皆

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辭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尙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于千百年之上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先生論五經旨要于春秋以求書法爲先于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

三傳及諸家陳氏書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乃輯錄爲書名曰
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于所聞未能無惑別撰屬辭
八篇發其隱微傳諸同志焉
春秋左氏傳補註自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筆削以寓褒貶之權惟孟子
爲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于二百四
十二年事變畧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
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
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
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
曰兼取三傳而于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
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
論于三代盛事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于一人者亦異其
禮失樂流寖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
代說者類皆概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
經大旨不出褒貶實錄二端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
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
秋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未有能因
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
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
脈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沂自始
受學則取左氏傳註諸書伏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

左氏存其梗概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爲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于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于二傳之蔽也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于此而無惑難矣閒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于杜註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奧旨註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家牽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乎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于經則致疑于傳務爲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辭證者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有東山學案之目序錄無之而并失其稟茲從姚江補本增入

邵庵門人

監丞陳先生旅　附師傳古直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初從鄉先生傳古直遊出爲閩海儒學官至京師虞伯生見所爲文歎曰我老將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薦授國子助教歷江浙儒學副提舉應奉翰林文字國子監丞而卒年五十六

祖望謹案陳衆仲之學乃其先世所得于趙南塘

左丞王先生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陽曲人從鄧文原虞伯生遊泰定元年進士累官參議中書省事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進左丞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別見靜修學案

鄉舉劉先生霖

劉霖安福人從邵庵學至正丙申舉于鄉不仕補

李先生攽

陳先生伯柔

熊萬初先生本並見草廬門人

衆仲講友

烏春風先生本良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玩齋門人

參政鄭先生桓別見師山學案

杜氏門人

提舉張先生理

張理字仲純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任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後至元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傳世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閻書載先生嘗從杜清碧于武夷盡得其學以其所得于易者演爲十有五圖以發明天道自然之象故入于此

易象圖說自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

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爲一一一奇耦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三以畫天三以畫地二以畫水三以畫火三以畫澤三以畫山風因于澤雷因于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一也圖之中※者四象乂古五字行也陽數一三乂參天也三謂之參陰數二四兩地也二謂之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橫十乂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乂坎七離八合十乂震七巽八合十乂艮七兌八合十乂河圖洛書相爲經緯乂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乂重十中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乂交十米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圖渾儀歷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乂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卽我心我心卽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爲六位而三極備敘之爲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爲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爲六脈而神氣完表之爲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爲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爲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爲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敘德因體以原性

因脈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著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揲歸奇重反變悉皆爲圖以顯其象爲說以敷其意雖其言不本于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諗而訂之是蓋深有望于同志趙氏門人資中再傳

倪先生尚誼

倪尚誼趙東山門人東山春秋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齎志以歿先生證以屬辭義例質以平日所聞于東山者參互考據足成之參東山行狀

雲濠謹案先生有春秋集傳後序

宋元學案卷九十二終

靜明寶峯學案表

陳苑——祝蕃——危素

慈湖曾潭續傳

李存——何琛

象山四傳

張翥

涂幾

附鄒矩

張率

王埏

徐震

上官岳

李絅

趙偕
節齋孫
慈湖三傳
象山四傳

舒衍
吳謙
會振宗
閔甲
陳麟
桂彥良——從子宗儒
從子宗蕃
烏本良
烏斯道——子熙

劉禮
危素見上蕃遠門人

向壽——子樸
李善
羅拱
方原
王桓
葉心
李恆
鄭原
馮文榮
王眞
顧寧

羅本
翁旭
洪璋
徐君道
方觀
裘善緝
翁昉
岑仁
王慎
童惠
王權

時觀
王約

高克柔
顧勳
王直
裘重
周士樞
鄭鎮
茅甫生
胡舜咨
桂烏講友

李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並寶峯講友

楊芮 別見慈湖學案

寶峯學侶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靜明寶峯學案

祖望謹案徑畈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峯述靜明寶峯學案

梓材案是卷序錄原底作陳趙二先生學案又案黃氏本金溪續傳靜明與門人祝李二先生並附金溪學案自謝山始以靜明寶峯別爲學案

楊傳續傳象山四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上饒人也人稱爲靜明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有授以金丹術者弗之信既得陸象山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邪又豈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于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尚可象所著經學等書讀之益喜雲濠案黎洲原傳作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尚答曰理則然耳是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聞先生說者譏非之毀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洗訓詁支離之習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生平剛方正大于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强禦無所畏奸慝無所逃浮沈里巷之間而毅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困苦終其身而拳拳于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其高弟子曰祝蕃李存舒衍吳謙所稱江東四先生者也先生之卒祝蕃狀其行甚詳今不傳雲濠案原傳云至順元年卒年七十五元儒如草廬調停朱陸之閒后塘由朱入陸師山由陸入朱若篤信而固守以嗣槐堂之緒靜明寶峯而已修

宗羲案陸氏之學流于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于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于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爲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靜明乃能獨得于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節齋續傳慈湖三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

趙偕字子永忠惠公與簒後慈溪人也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志尚敦實不事矯飾嘗習舉業曰是富貴之梯非身心之益也棄不治及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于萬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爲乃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遂隱于大寶山之麓其鄉之秀烏本良輩皆從之日舉遺經之言以裁狂簡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但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然嘗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時有憂世之色慈令陳文昭執經請業行弟子禮先生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以是得慈民心嘗因馬易之入大都寄聲危素曰疇昔所言聖賢治務可行否邪元之亂也方國珍據浙東逼先生仕不起遺文有寶雲堂集以兵火不完嘉靖閒其後人文華集爲二卷先生之學以靜虛爲宗然其墮于禪門者則固慈湖之餘習要其立身行已自可師也補

梓材謹案謝山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云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尚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樸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蓋謝山又有意修補明儒而未暇每于宋元儒之未補而附之且所謂四傳世嫡皆在寶峯之門亦可見寶峯之爲三傳矣

寶雲堂集

凡日夜云爲若恐迷復則于夙興入夜之時宜靜坐以凝神祖望謹案靜坐本于延平而寶峯尤主之然近于禪非延平宗旨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即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即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

凡行住坐臥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閒未能無閒斷勿忘可也 以上示葉伯奇

人苟不大明堯舜之道即百姓日用之心豈能深信唐虞三代之政可以行于今日 代李元善贈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 題修永齋

人無固必自然安有意于安便不安人無動靜自然閒有意于閒便不閒 安閒吟

祖望謹案無動靜之說陷于異端不如無固必之爲粹也

治縣權宜 爲陳令文昭作

末世處至難仕之時爲至難治之事不勝掣肘上下左右無非陷吾于不義者所幸山林閒通今達古者不少宜每日平明到縣治事畢抽暇時往學宮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議定庶幾學校有資于政事政事實出于學校不致虛文且親君子之時多親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廷其功多矣

言路不開由于不喜聞過則吏民之諛佞者得以肆其奸邪豈惟絶君子之來路且爲小人匿過之窟果喜聞過則納忠者眾

非惟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亦不可匿孔
王不足畏矣今宜置一簿記已過詢同寮及吏貼乃至鄉都里
正儒釋道人有公論者用木櫃封固置學堂俾進言者實封投
于櫃五日一啟請至公無私之人共為考校吾過果實勇改不
吝對眾責已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

今各房司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祿以代
其耕不得不行詐徇私以為生計夫以吾塊然一君子處于羣
小人之中無所見聞何以行事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為耳目但
忠直之士或有避嫌疑利害不敢盡言者故必稽于眾使不出
于一人之口嫌疑不生則忠直者可以盡言矣

寮佐洎各吏吾股肱也而今無非擊吾肘者是用禮請各都隅
知禮識字里正每半月輪流在縣潔一舍致敬以延之每日所
行公事咨之以行如其所未通未知則俾轉問高見之人然各
里正既無祿養又有奔走之費凡有科差宜量優恤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吏卒恭謹不敢放
逸抑且此心靜明可燭是非

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戾俗則身危不忠而佞固不可不敬而
傲亦不可

御吏民以禮必使整而不譁各吏進退有規矩止立必端方民
之詞訴者亦然各吏有失禮節者以簿書之半月一考違者罰

責庶幾公庭嚴肅諸事井井抑且吾心靜正可燭是非

于其言不可有苟

各房事各置一簿責有所歸

學校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尚虛文然天秩天敘人心所不磨滅而學校非能家至戶到宜先體察各都隅某人于人倫正某人于人倫未正悉知其姓名各以一簿書之雖不能如古者彰善癉惡之意官其善以化其惡而竊取其意以施行善者以禮獎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有不然者責任各主祉俾逐一教訓果能改過不吝亦書于彰善簿如不從者里正諭以利害或俾到學校聽提調學校官教戒再三猶未率化則俾執役以恥之更或怙終則嚴其刑罰懲一戒百誠能使其天屬之愛頓興良心所本何止一縣四方有興起者此謂要道且足使無訟若待其有訟縱斷之不失已乖和氣不教而刑何以感動人心乎

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義所在

考貧富以均賦役

置句銷簿以憑檢閱不致忘失

聽言信行古人所戒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祿以代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內懷私欲以為生計又況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難憑一時辭色處決宜置一簿勤察其所行而書之以資去取

今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誑官之罪以致妄告甚多此風甚不可長各都體勘公事里正不畏罪責不行從實回報而有司于發落各都體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

結絕有始無終反爲吏貼及里正循私賣弄以致妄告者日甚
一日今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卽與受狀外立一杜妄
告簿凡疑似者盡入之以備吾靜中參詳責令近上里正正身
多方體勘從實回報如虛重治誑官之罪里正不從實體勘者
同罪自然可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十簿書其名有十一曰願聞過二曰採公
論三曰謹禮節四曰彰善五曰癉惡六曰均賦役七曰考吏行
八曰考卒行九曰杜妄告十曰謹句銷夫拘于今世之選法竊
行上古之遺意豈不難哉旣限資格又無久任又不俾各辟其
屬況無重祿以勸士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代其耕乃欲行所
不可行責人于所不可責雖竭力從事小有可觀然豈足以展

盛德之治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君子必有定見矣

祖望謹案先生有與許尹書大意畧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寶雲堂集治縣權宜外凡十一條今以其識李可道事一條移入可道傳後又示子弟二條其一移入象山學案其一移入慈湖學案

寶峯講友

時是齋先生觀

時觀字子中慈溪人至正二十六年與王子復祭寶峯文曰子復王約先妣之姪也時觀髫年同窗之友也又言翺翔乎山水之閒而同登楊夫子之門牆獲覽聖書忽覩自己光明正大咸自知其非云參寶雲堂集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號是齋見烏春草文集

布衣王相山先生約

王約字子復慈溪人也于寶峯爲中表兄弟同事慈湖之學以布衣終其緒言畧見于祭寶峯文補

寶峯學侶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別見慈湖學案

靜明門人象山五傳

經塵祝蕃遠先生蕃

祝蕃字蕃遠玉山人也又徙貴溪從遊靜明最早稍長頗不羈已而感悔復從焉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喜大信曰吾無隱乎爾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篤于陸氏本心之學凡江西之士有志者先生卽引而登之雲濠案案黎洲原傳云因購陸氏師友遺書特鈔廣傳期以發明此道朋友知向慕者援之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己靜明之門一時推爲都講其事師尤謹以茂才異等薦校口州高節書院山長重修象山講堂帥同志舍菜焉求文安之後而資給之且爲之娶累遷至饒州教授雲濠案原傳云以易中鄉舉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調集慶學正未幾湖廣平章賈住辟之蘇參政天爵一見器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罪徙厚賄求徙近地拒之播州宣慰入朝謝其贊曰非所以懷遠人也尋遷潭州總管經歷以同知係童殺不辜請于帥推問卽訊藤州係童以賂遷延不卽赴辭卒緣赦免而先生卒于邸舍先生雄于文今遺集不傳靜明高座四子首推蕃遠始及仲公而遺集一傳一否則命也修

徵君李俟庵先生存附門人何琛

李存字明遠一字仲公安仁人也學者稱爲俟庵先生生有異稟弱冠慕古人謂無所不通之爲大儒者慨然于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致心焉又學爲古文詞事親以孝撫其亡兄之子以慈資其孀妹以及其孤一日友舒衍語以所聞于靜明者未之信也衍固要之乃往請益靜明告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契復往請之靜明告曰無多言心恆虛而口實耳于是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其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也嘗一應科舉不利卽爲隱居計從遊者滿齋舍守令禮爲經師且主試事三以高蹈邛園薦中丞御史等交章請召之著作郎李孝光舉以自代宰相將處以翰林不果葺講堂曰竹莊恆語學者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于偸甚可懼也微陳子吾其終爲小人之歸矣或請學文則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聖特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于理道而聲光是炫尙得謂之文乎先生神古顏清衣冠言笑不苟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和易與物無競雖童豎皆望而敬之危素嘗問心之官則思何思也曰思其本無俟于思者爾俄而兵起門人何琛迎之臨川二年而卒所著有俟庵集修○雲濠案俟庵集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合三十卷先生子卓所編

俟庵文集補

人心積衰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

才紐鞬術數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敎密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尙志之士欲堯舜吾君民者亦烏得無情哉且獸焉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犬之守猫之捕也至偶有失其性而曠職者則皆知棄之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亦失其所以爲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獸之弗若也不亦重可悲乎

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絶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學之不絶如綫者賴遺經而經之義蕪于訓詁近世尤盛比得純庵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者十餘年今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戴天履地有死無二心以上

上陳先生書

謂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則自爲申韓可也自爲黃老可也義不當含糊假借其名以徒爲進取之資若曰言其言不可心其心則豈言行相顧之義哉

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訟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孝友睦婣任卹皆此心之推也

疲精神于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爲羣逐隊拱手署紙尾持祿保位而已强者爲驕爲亢爲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爲納履爲挂冠而已耳

此心之靈不可欺以上俱與友人書

分敎成均但當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

無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聰而吾之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

任他千思百怪我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是心逸日休古今天下惟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纔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上事天子下接臧獲臨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以上與危太樸

舒先生衍

舒衍字仲昌安仁人也不詳其顛末李仲公曰存生三十有三士逾月而葬喪禮稱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與張孟循

年雖稍涉古經史傳記而未知所以遺夫人者果何爲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侈然而談囂然而居弗之省也戊申友人舒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視蕃之言從陳先生遊而後知子之所學未屑也焦心竭神蔽亦甚矣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于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窮笑之他日復言復笑之累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諾而夕忘之既而共宿擁寢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然譬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泣然終恥下于人壬子之夏始登先生之門然猶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慙且忿焉雖語之弗領秋復來始稍知所致力明年遂大信觀仲公之自述而知先生聞道之早矣

補

吳先生謙

吳謙字尊光安仁人也不詳其顚末而與祝孝齊名簞瓢陋巷以道自安其母故文安四世孫女先生可謂克紹外家之學者矣補

宗羲案祝蕃李存舒衍吳尊光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皆出于陳氏金溪之道爲之一光是故學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久一人提唱皦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心此理之同也

曾先生振宗

曾振宗字子翬安仁人也善治家里中宿學舒衍吳謙皆在其賓席先生因之以登靜明之門嘗攜僕取貨于市歸至中途僕告以誤多得貨卽詬而還之或有留貨而去者偶遺其貨于道先生復與之貨而不取直莊戶輸租已去會其數有贏呼而還之嘗手書易經一卷佩之山厓水澨休息之際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卦畫于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予于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于此又曰萬物皆備之旨今渙然矣其寢疾也拱手而臥舒衍過問之曰吾心淡然無異平時次日盥洗而逝補

學長閔先生甲

閔甲字仲魯覃懷人也遊于靜明之門後居揚州仲公稱其神清以夷質方以正談經率詳明敷暢使聽者鄙吝俱消云金陵

帥聘之主學宮從遊者甚衆補

寶峯門人慈湖四傳

祕監陳文昭先生麟

陳麟字文昭温州人也以進士爲慈溪縣尹慈有趙寶峯者私淑楊文元公之學講道山中先生從之北面問難尤邃于易其爲吏善通下情自薦紳先生寓公以至父老時時咨訪因以得境内一切隱伏事以相參考又放古爲鈲筩虚中而穴其上置諸庭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而胥吏輩不敢逞其奸大颶三女峯歲貢茶所謂十二雷者也有司緣爲蠹先生計其常額平價市之山中之民以蘇鳴鶴鄉有界塘與姚江接每霖潦江水大至塘輒潰鳴鶴爲壑

先生于塘五尺外楗木籠竹加之土而聳以厄自是無水患轉運司禁瀕海之私鬻鹽者杖而鈇足以徒先生言于司聽民相貿易高士大隱楊先生墓在南山歲久夷其封先生正其塋域植碣表之尤以教化爲重慈溪之民漸至有恥且格說者以爲自來慈溪第一循吏于時沿海被兵山澤之閒亦竊起先生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里古思同知餘姚州事禿堅皆練民爲兵以保障境内凡盜起輒誅之民賴以安有詔陞權浙東副元帥仍領慈溪而方國珍已盡破昌國奉化入鄞使人要先生相見先生欲拒之歎曰吾不忍危其民單騎入謁勸以勤王國珍留之不遣或說先生潛歸自守先生念力不能抗卽散其兵國珍意欲臣之以兵脅之先生正色責曰吾不欲以兩虎相

鬬使民塗炭故隻身來殺我非勇也國珍媿謝過然終畏之置
之海上之岱山先生卽自稱足疾扶杖著道士冠服治田葺園
種牧自給國珍時時遣人偵之以爲眞廢乃不復加害海上故
有岱山書院先生重興之與山中子弟講學行鄉飲酒禮父老
因名其臺曰陳公臺沿海諸山曾長劫掠獨相戒曰勿登此山
恐驚陳公朝廷方以尚書貢師泰督理閩中鹽賦以先生爲戶
部主事副之尋命知瑞安州國珍留之不遣擴廓亦聞先生名
承制授祕書監丞參其軍亦不赴也凡拘海上者十年移入鄞
又三年而國珍亡乃南遊閩中竟卒于閩君子哀之補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號清溪慈溪人梓材案儒林錄先生故慶元府判葉同子也生之夕火光如流星母謂不祥棄勿育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姓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開徵詣公車奏對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先生就帝前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樸誠因從容奏曰帝王之學具載于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帝深然之帝嘗從容問曰人有過如何先生對曰過雖聖賢不能免勿憚改者君子之道也又問仁者有惡乎先生對曰孔子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心無私故好惡得其正帝大喜時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先生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先生荷帝知遇知無不言每侍帝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于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于歷代治忽啟迪不

倦誠意懇至凡所言無一不當帝心至書其語揭便殿復謂諸大臣曰此彥良與朕論至于此汝等宜親炙儒者遷晉王府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先生入謝帝曰江南儒者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先生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萬世太平治要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鑒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既而請告歸卒追謚文裕梓材案前明有應謚名臣錄先生與焉文裕疑是私謚先生在鄉里與王子復論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教子弟必先以孝弟忠言與人交久而益敬所著有清節集清溪集山西集拄笏集老拙集參慈溪舊志

雲濠謹案謝山橫溪南山書院記曰吾鄉之學朱陸二派並行而明初如桂王傳清溪烏高士春風向獻縣遵博皆出寶峯趙氏之傳宗主慈湖是先生爲趙氏門人之證

烏春風先生本良

烏本良字性善慈溪人少好學與弟斯道自相師友窮經博史精詩詞及書法隱然爲一邑望父沒家貧無以養母時斯道方弱冠季弟二女弟二俱髫齔仰給先生乃去而授徒錢塘日與秋雲徐先生眾仲陳先生講磨今古業日益廣時杭之大家願以女妻之先生曰吾本爲母與弟衣食之謀未遂何暇及婚事後俟二弟稍長遣嫁二女弟畢始婚人用是高之邑有王相山趙寶峯時子中三先生得慈湖遺書究明心學先生與其弟從而講貫遂盡棄舉子業學焉謂如在春風中即以春風名其齋人稱爲春風先生參天啟慈溪志

縣令烏春草先生斯道附子熙

烏斯道字繼善春風之弟號春草齋文尚體要九長于詩興寄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宋景濂題之曰春草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洶湧如春江濤與兄齊名故時稱二烏尤精書法明初用薦起爲兀新令有惠政所著有秋吟臺有春草集行世子熙字緝之亦以詩文擅名 同上

隱君向樂齋先生壽

向壽字樂中慈溪人學者稱爲樂齋先生生而靜慤八歲喪母哀痛劇深稍長精思力學至忘寢食宗慈湖爲趙寶峯門人與同邑王相山時子中講學湖上攻治身明道之學絕意仕進嘗稱先文簡以來家世宋臣恥事元有張子房不忍忘韓之意九多所著述每論爲政之要則畧漢唐而本三代有從政章十一篇行于世年八十忽遘疾易簀起坐進子樸命之曰丈夫仕不忠君危不授命所學何事也言畢而逝後樸靖難就義皆先生有以啟之 同上

李先生善

李善字元善東平人也遊慈溪講學寶峯之門遭亂遂不歸雲濠案吾邑天啟志先生父灝仕元爲三山巡檢遂家焉先生著有崇陽稾 人雖侮之不怨也每言三代之政可以施于今日絕無高遠難行 補

祖望謹案寶峯嘗謂元善因大士觀音解脫之訓如脫桎梏見聞圓融無有分隔不勝悅懌則其爲異學甚矣何以行三代之政乎

羅常明先生拱

羅拱字彥威慈之杜湖人也寶峯爲作常明齋銘因稱常明子補

方先生原

方原字景淵慈之杜湖人也其母翁氏苦節學于寶峯之門與

羅彥威齊名補

縣令王明白先生桓

王桓字彥貞慈溪人從寶峯遊洪武中以通經學古薦于朝太祖召見便殿問先生處鄉里好惡何如對曰臣處鄉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上呼爲老學士命與尚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年授國子學正未幾知河南盧氏縣先生感上知遇殫心厥職臨政無怠惰日常至閭閻開教

耕勸織相語如家人父子民有兄弟相鬬而訟者先生自責曰教化不明彝倫斁壞長民者之過也民何罪焉遂連日不坐聽事民乃自悔求責兄弟遂相和合民益信之上方向用而先生已有退志遂致仕歸先是先生家居鄉人有不平事無大小咸取決于先生遂稱爲明白先生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于家參天啟慈溪志

葉先生心

葉心字伯奇慈溪人寶峯教以靜坐補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送葉伯奇入官詩

李先生恆

李恆字可道慈溪人寶峯謂其聞蛙聲而悟補

附錄

寶峯識李可道曰可道日閒靜觀已見虛明之妙但閉目及夜閒則不如是終二而不一忽夜悟蛙聲無際皆在目中前後晝夜虛明混融自然而然非意識所能及

祖望謹案此純乎禪矣

鄭原殷

鄭先生原殷

馮先生文榮

馮文榮

王先生眞

王眞

顧先生寧

顧寧

羅先生本

羅本

梓材謹案戴九靈集書畫譜集詩序言沈師程之友羅彥直氏羅先生拱字彥威則彥直蓋先生之字也

翁先生旭

翁旭

洪先生璋

洪璋

徐先生君道

徐君道

方先生觀

方觀

裘先生善緝

裘善緝

翁先生昉

翁昉

岑先生仁

岑仁

王先生愼

王愼

童先生惠

童惠

王先生權

王權

高先生克柔

高克柔

顧先生勳

顧勳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寶鋆題顧宏可梅花詩疑是先生

王先生直

王直

裘先生重

裘重

周先生士樞

周士樞

鄭先生慎

鄭慎

茅先生甫生

茅甫生

梓材謹案寶雲堂集附載門人祭寶峯先生文自烏春風本良以至先生共三十一人謝山學案標目並列之大約慈溪居多

桂烏講友

縣令胡仲子先生舜咨

胡舜咨字仲子會稽人嘗隨父宦遊于慈以邑名三孝鄉又有倡道者楊文元公遂定居靈山之曲水先生學博才贍工于詩所與遊者金華戴良蛟川丁鶴年邑人烏斯道桂彥良率皆諸名士洪武初與彥良並以賢良文學徵拜燕王傅尋除儀眞令歸而教授子弟與賓客酌酒賦詩閒挾二三子憩山石間參寧波府志

蕃遠門人象山六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危素字太樸一字雲林金溪人也學于祝蕃遠之門稱高座其請業而退也蕃遠必目送之謂侍者曰他日能傳吾道而行之者其斯人也夫亦學于李仲公所以待之者如蕃遠先生在元

累官承旨國亡將殉難不果入仕于明亦官學士謫居和陽以卒君子惜之補

謝山跋危學士雲林集曰竹垞據貝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銜命守祠特以其子於憲教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案潛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掊擊其爲仰體當宁之旨明矣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于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錄于刀劒倉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既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宁眷睞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潛溪又有春秋既高雅志不仕之語

教授名旅亦見潛溪銘中清江集作於憲或是其字再跋曰學士曾受業于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祝先生蕃遠高弟則學士之于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己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興吾教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亦稱學生嗚呼學士徧請業于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蕃遠之所期于學士者虛矣

俟庵門人

承旨張蛻庵先生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也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意其父以爲憂先生一旦翻然曰大人勿憂兒易業矣因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倦受業于江東大儒李存先生得其道德性命之說薄遊揚州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以隱逸薦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起爲翰林編修與于宋遼金三史累遷至侍講學士以侍講兼祭酒勤于誘掖後進絶去厓岸不徒以師道自尊學者樂從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厭其所得而後已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孛羅帖木兒之入京也以先生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討之先生不從左右或以爲懼答曰吾脅可斷筆不可操也乃命他學士爲之孛羅既誅詔以先生爲河南平章仍以承旨致仕俸終身先生嘗學詩于仇遠其近體長短句九工及卒國亦遘亡無子其集不傳但存詩三卷嘗集兵興以來殉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補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蛻庵集四卷收入四庫集部又案金明昌承安間亦有張翥字仲揚劉祁歸潛志稱其詩多浮豔諸書援引爲一人非也

涂先生幾附鄒矩

涂幾字守約宜黃人也工于詞賦得騷些之遺音學于李仲公之門爲言乾坤易簡之旨有省歎曰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公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益光乎洪武初嘗擬進時事策十九篇以疾不果

所著有東遊集涂子類稟其里人曰鄒矩字元方與先生齊名亦由先生以傳李氏之學明初官南城訓導有集

張先生幸

張幸字孟循安仁人也師事李仲公嘗語之曰朋友講習且宜痛改舊習爲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胸襟苟未正當而遽有見解直所謂假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稅使王先生埏

王埏字景達本蜀之涪城人後居安仁端愿靜穆寡言笑喜怒不外見官道州元明稅大使其疾也仲公累視之卒之夜仲公勉以毋芥蒂先生欣然領之而逝

徐先生震

徐震字伯輈上饒人也仲公稱其凝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亦嘗見知于道園云

上官先生囧

上官囧字伯升上饒人也仲公嘗教以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靜心在于寡欲

李先生絅

李絅字伯尚臨川人也仲公嘗教以先本後末先內後外不容有毫髮求知之心

劉先生禮

劉禮字孟中臨川人也學于仲公以上並祠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詳上蕃遠門人

清溪家學　慈湖五傳

同知桂先生宗儒

文學桂先生宗蕃　合傳

桂宗儒字文藪慈溪人長史從子也嘗豫修永樂大典書成授靳州同知弟宗蕃亦贍文學偕修大典將成授官以病告歸參慈溪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石坡書院記文修之伉直文修疑卽文藪傳寫之異

樂齋家學

縣令向先生樸

向樸字遵博慈溪人樂齋之子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不求聞達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先生應詔授獻縣令時值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奄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兵衝無城郭先生集民兵激以勇義思爲保障竟歿于難獻民哀之　參天啟慈溪志

仲子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